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2002/86
9 November 200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3

儿 童 权 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其办事处按照委员会
第 2000/60 号决议派员实地评估乌干达北部儿童
被绑架情况的报告

目 录

| | <u>段 次</u> | <u>页 次</u> |
|----------------------------|------------|------------|
| 一、导言..... | 1 - 7 | 3 |
| 二、特派团的组成、访问地点和会见情况..... | 8 - 11 | 4 |
| 三、评估..... | 12 - 68 | 4 |
| A. 背 景..... | 12 - 14 | 4 |
| B. 上帝抵抗军侵犯被绑架儿童人权的情况..... | 15 - 19 | 5 |
| C. 释放和遣返上帝抵抗军扣押的被绑架儿童..... | 20 - 30 | 7 |
| D. 双边协议的执行情况..... | 31 - 37 | 9 |
| E. “受保护”营地的条件..... | 38 - 48 | 11 |
| F. 改进目前局势的国际和国内努力..... | 49 - 67 | 13 |
| G. 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 | 68 | 18 |
| 四、结论性意见..... | 69 - 95 | 18 |
| A. 国际协议及其执行..... | 70 - 78 | 18 |
| B. 大赦与和解..... | 79 - 84 | 19 |
| C. 包括“受保护”营地在内的安全..... | 85 - 87 | 20 |
| D. 对被绑架儿童和受影响人口的援助..... | 88 - 95 | 20 |

一、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在关于乌干达北部儿童被绑架问题的第 2000/60 号决议中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有关联合国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充分协商，对受影响地区的实地情况包括受害人的需求进行一次评估，并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2. 委员会在该决议中深为关切乌干达北部儿童继续受到绑架、酷刑、关押、强奸、奴役和强迫征募，要求上帝抵抗军立即停止在乌干达北部的一切绑架行为和对所有平民、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的袭击，要求上帝抵抗军立即无条件释放并安全遣返被绑架的所有儿童。

3. 委员会请联合国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向遭受上帝抵抗军酷刑创伤的人员及其家属提供援助。

4. 委员会敦促所有会员国、国际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和对上帝抵抗军有任何影响的所有其他有关各方，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使它立即无条件释放从乌干达北部绑架的所有儿童。还敦促所有支持上帝抵抗军继续绑架和关押儿童的组织立即停止对叛军的一切援助和合作。

5. 委员会欢迎苏丹和乌干达两国总统于 1999 年 12 月 8 日在内罗毕签署苏丹与乌干达双边协定。协定重申苏丹和乌干达承诺作出特别努力，以查清过去被绑架的人，尤其是儿童的下落，并将他们送回各自的家庭。

6. 委员会赞赏地欢迎苏丹和乌干达政府在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协助下作出的努力，通过这些努力查清了许许多多儿童的下落并使其与家人团聚。

7. 现按照以上第 1 段所述委员会的要求提交本报告。报告依据的是合作伙伴提供的材料，还有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署)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协商，赴该地区访问所做的评估结果。

二、特派团的组成、访问地点和会见情况

8. 特派团由难民署三名工作人员、儿童基金会一名工作人员和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委派的一名顾问组成。

9. 特派团的访问日期一再推迟，先是由于 2000 年 11 月乌干达北部埃博拉病毒肆虐，继而是 2001 年 3 月 15 日总统选举。最终于 2001 年 3 月 17 日至 4 月 6 日成行，访问了喀土穆(苏丹)、内罗毕(肯尼亚)和乌干达，在乌干达境内访问了坎帕拉、基特古姆、古卢和利拉。

10. 特派团会见了代表乌干达政府、苏丹政府、有关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捐助国、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传统领导人、媒体和宗教团体的多名个人和组织。这些组织的名单附于本文之后。此外，特派团还会见和采访了最近刚刚逃离上帝抵抗军的多名儿童和成人。

11. 特派团成员十分感谢儿童基金会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提供的实地后勤和行政支持，还感谢国际服务志愿者协会在乌干达基特古姆向特派团提供的协助。

三、评 估

A. 背 景

12. 在过去的 15 年中，乌干达北部阿乔利民族的土地，特别是古卢和基特古姆地区，经历了残暴的冲突。上帝抵抗军在约瑟夫·科尼的领导下，自 1987 年底以来十分活跃，从苏丹南部的基地发动进攻。上帝抵抗军的前身是艾丽丝·拉奎娜领导的“圣灵运动”，这名阿乔利族的妇女自称是神灵化身。1986—1987 年期间，约韦里·穆塞韦尼将军领导的民族抵抗运动推翻前政权后，她的运动在阿乔利族吸引了众多民众的支持。她劝导她的追随者不要投降，实现夺取坎帕拉政权的目标。但是，她 1987 年 11 月在金贾与政府军的战斗中受了重伤，后来逃到肯尼亚，现在以难民身份住在那里。

13. 约瑟夫·科尼是艾丽丝·拉奎娜的表弟，接管了“圣灵运动”的剩余力量，宣布自己的使命是推翻民族抵抗运动政府，在乌干达“恢复上帝十诫”。1991 年上帝抵抗军开始以平民人口为目标，但在 1992 和 1993 年的军事活动不

多。据报道，当时约瑟夫·科尼正寻求谈判上帝抵抗军投降的事宜。然而，1994年，总统向上帝抵抗军发出最后通牒，限定七日内交出武器，和平进程遂告破裂。在后来几年内，战斗不断升级，对平民人口的攻击愈加残酷和频繁，有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995年4月，有200多人在古卢地区的阿塔亚卡遇害。1997年1月，有400多名村民在苏丹边境附近的兰沃县被杀。1998年全年暴力水平一直居高不下，1999年初稍有缓解，以后再度加剧。

14. 整个冲突中最大的悲剧是上帝抵抗军为战略目标而使用儿童。它从家庭、学校和社区、难民安置地和流离失所者营地绑架儿童，把他们训练成战斗人员，奴役他们，或强迫其中的女性充当军官的妻子。上帝抵抗军通常绑架11岁至15岁的儿童，也绑架其他年龄组的儿童、甚至成人。近年的趋势是所针对的儿童越来越小，有时只有6岁。绑架多半发生在阿帕克、古卢、基特古姆和利拉地区，阿朱马尼、阿鲁阿和姆约等地的社区和难民营也有儿童被绑架。遭绑架的儿童被带到苏丹南部的上帝抵抗军基地(位于杰贝勒省主要南方城镇朱巴附近)。最近，被绑架的儿童多半扣押在乌干达北部，许多人在被押的几天或几周内设法逃脱。长期冲突不仅对青年人也对整个阿乔利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影响。

B. 上帝抵抗军侵犯被绑架儿童人权的情况

15. 据估计，1986年以来上帝抵抗军从乌干达北部绑架的儿童超过万人。被绑架的儿童受到严重虐待，开始时被用于从事奴役劳动，为扣押他们的人搬运抢掠到手的物品等等。通过精心谋划的残暴化过程，他们被迫参加拷打和杀害被劳役重负压垮或试图逃跑的儿童。过去，上帝抵抗军将这些儿童带到苏丹南部营地训练成为童兵。女孩的境况更为悲惨。大多数女孩遭到强奸，然后分配给上帝抵抗军士兵和军官当妻子。在苏丹南部的上帝抵抗军营地约有200名女孩带着在营地里生下的孩子。据说，运动领导人约瑟夫·科尼有60多个妻子，包括19名幸存下来的“阿博克女孩”(1996年从利拉地区阿博克圣玛利学校绑架了30名女孩)。

16. 迄今，绝大多数上帝抵抗军作战人员和营地的追随者或者是儿童，或者在被绑架到运动时是儿童。上述经历，以及儿童们被迫施加暴力杀害自己同胞，对他们的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具有严重影响，上帝抵抗军在吞噬乌干达北部儿童

的生命，以维持自己的存在，因为它已无法吸引年轻人自愿参加反叛运动。上帝抵抗军在营地的残暴行为，以及对平民人口中心的攻击，在许多近年发表的非政府组织报告中有详细记载。例如，《人权观察》1997 年报告载文“死亡的伤痕”称：

“叛军往往以 14 至 16 岁的儿童为绑架目标，但有时也绑架 8 岁或 9 岁的孩子，不分男女。他们将绑架的孩子捆在一起，迫使他们搬运沉重的抢劫物品穿过丛林。孩子们一旦表示抗议或反抗，就立即被杀掉。跟不上队伍或耗尽体力的孩子以及试图逃跑的孩子也被杀死。

“他们就连死亡时也要再受折磨——叛军一枪结束一个孩子性命的情况很罕见。如果谁想逃跑，叛军就让其他被绑架儿童杀死所谓的逃跑者，通常是用棍棒或斧头打死。谁拒绝参加，也会被殴打或杀害。”

17. 大赦国际 1997 年报告“违背上帝十诫：上帝抵抗军摧残儿童纪实”中说：

“非自愿地成为上帝抵抗军意味着被迫去残害他人。杀害逃跑未遂者、被捕政府士兵和平民的人自己就是遭受迫害的儿童。他们被迫去侵犯他人人权本身也是遭受迫害。这是有意造成的。他们的所做所为，往往严重伤害他们的身心发展，因为自认为已经被社会抛弃，所以把自己与上帝抵抗军绑在了一起。”

18. 据报告说，营地儿童的死亡率很高，即使不被其他上帝抵抗军成员杀害或死于冲突，也很有可能死于饥饿或脱水。大赦国际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引述摆脱上帝抵抗军的儿童的证词说，营地内的生活“分为严格的等级……，按儿童熟悉的可怕经历重新排队”。“家庭”单元由一名队长主持，他实际拥有作为牲口分配给他的儿童。女孩被迫成婚，事实上成为性奴隶。如果不守规矩，“户主”有权进行惩罚，通常根据违规的严重程度决定打多少鞭子。某些违规行为，如点燃的烟火暴露了目标，就可能被处死。

19. 遭绑架后被上帝抵抗军扣押的妇女和女童大多成为了上帝抵抗军军官的“妻子”。对所提出的性要求不服从的，或受拷打或被杀害。据报，有许多婴儿在上帝抵抗军营地诞生。有些年轻妇女即便成功逃离，返回自己的家园，但在当

时情况下怀孕所留下的社会“污迹”可能加重她们的犹豫或恐惧。大多数妇女被迫在树丛中无助分娩，增加了感染的危险和长期医疗问题。

C. 释放和遣返上帝抵抗军扣押的被绑架儿童

20. 人权委员会在关于乌干达北部绑架儿童问题的第 1998/75 号、第 1999/43 号和第 2000/60 号决议中均要求无条件释放和安全遣返遭上帝抵抗军绑架的儿童。应该指出，尽管国际机构发出种种呼吁，但上帝抵抗军没有从营地中释放任何儿童。所有返家的被绑架儿童都是自己逃脱的。

21. 关于乌干达被绑架儿童的最可靠数据来自“被绑架儿童登记和信息系统”。这是儿童基金会与乌干达政府共同开发和管理的数据库。其中存有 26,000 份乌干达北部和西尼罗河地区的绑架案件记录。(乌干达西南部的民主同盟军反叛运动也进行类似的绑架活动，但规模小得多，所涉数据未输入数据库。)数据库记录的 26,615 起绑架案件中约有三分之一涉及 17 岁以下的儿童(8,692 起)，被绑架者约有 20% 为女性。多数绑架的主要目的是短期用于运送抢劫的物资，被上帝抵抗军长期绑架的几乎都是儿童。

22. 尽管营地内恐怖笼罩，稍有不忠便受致死的惩罚，但也有儿童逃脱上帝抵抗军，走上自由之路。共有 123 名成人和儿童逃离苏丹南部，多数是在 2000 年和 2001 年，他们已被遣返回乌干达，其中有 19 人是在营地出生、随其母亲逃出的小孩或婴儿。多数青年和成人逃跑前在营地度过了两到四年时间。

23. 逃出上帝抵抗军营地的一些儿童告诉特派团，抵达朱巴转运中心前，他们在苏丹还很有可能再度受到虐待和剥削。据报，军队有时留下男孩要他们作家庭仆人，士兵则强迫女孩当他们的性伙伴。苏丹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见下文)承认存在这一危险，并要求国际社会给予支持，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特派团收集的证词，朱巴转运站成立前，抵达的儿童和成人在设法逃脱上帝抵抗军后，往往隐藏在朱巴内或周围的阿乔利族社区或宗教或医疗保健机构内，人数估计有 150 人到 300 人。

24. 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内罗毕街头可能也有逃脱上帝抵抗军的儿童在那里生活和劳动。这些报告有待调查，一经证实，将考虑对这些儿童实行遣返。

25. 经由喀土穆遣返逃脱上帝抵抗军的儿童的工作，由苏丹政府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进行协调，儿童基金会、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王国拯救儿童组织尤其给予了协助。2000年12月在喀土穆城外索巴设立了妇女和儿童转运站，2001年3月设立了成年男子转运站。第一批共21人，于2000年1月29日遣返。第二批计51人，其中有许多苏丹人，于2000年4月6日遣返。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和第六批分别于2000年9月22日、2000年9月27日、2001年2月9日和2001年3月28日遣返。在这一计划下，遣返人数共123人。在撰写本报告时，预计在2001年6月初前还将遣返30人。

26. 生活在成年男子营地中的逃脱者向特派团介绍了他们对苏丹与乌干达政府之间协议的看法和关切，以及逃脱后所受到的待遇。他们提到的主要问题如下：

- (a) 他们作为成年人，曾协助目前已在索巴营地内的一些儿童逃离，因此成为上帝抵抗军的眼中钉；
- (b) 有些人“因乌干达现政府过去处理获得自由的‘投诚者’的方式”，对《大赦法》不信任。他们说，“政府在近期总统选举期间逮捕前叛军，再度征募投诚者参加军事活动和可能危及我们生命的艰巨任务；
- (c) 许多人在上帝抵抗军内或在逃跑中患病或负伤，但未经苏丹政府允许，得不到任何重大的治疗；
- (d) 虽然有些人希望作为难民在第三国定居，但不希望与在乌干达的家人长期分离。

27. 应该指出，在喀土穆城外的索巴营地仍有22名逃出的人，他们不愿意或害怕返回乌干达。这些人多半是前上帝抵抗军指挥官，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带着“妻子”和幼小的孩子。目前亟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他们进行初步访谈，以评估他们是否符合获得难民地位资格。在访谈中应该考虑妇女和儿童的特别保护需求，以确认他们是真正同意留在丈夫身边还是希望返回乌干达北部。

28. 最近在朱巴设立了接待站，希望有更多的儿童逃脱上帝抵抗军。预计这一站点将有利于更快地处理遣返乌干达儿童的材料，并向他们提供咨询以及一定

程度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使他们最终与家人团聚。将向更多的儿童和成人宣传有关这个接待站，吸引更多的逃脱者。

29. 出于各种原因，乌干达境内的逃脱和获救儿童人数一直相对较多。主要是因为乌干达人民国防军阻止叛军跨境进入苏丹，也就是说被绑架接受长期训练后充当儿童兵的男童较少，遭绑架在苏丹主要营地充当“指挥官”妻子的女孩也不多。迫于乌干达人民国防军的压力，上帝抵抗军在乌干达境内也处于流动状态，这有助于被绑架者逃脱。特派团采访了许多近期逃脱的儿童，发现他们被绑架两周左右就逃了出来。

30. 根据被绑架儿童登记和信息系统的数据库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估计，过去几年遭绑架的 6,000 名儿童下落不明。许多失踪儿童可能已经死亡。上帝抵抗军现有实力一般估计在乌干达境内为几百人(200 人至 800 人)，苏丹南部约为 800 人至 1,200 人)。

D. 双边协议的执行情况

31. 苏丹和乌干达政府之间缔结了一些双边协议，目的是改善关系，特别是遣返被绑架儿童，防止再发生绑架。主要协议是 1999 年 12 月 8 日和 2000 年 11 月 19 日分别在日内罗毕签署的《苏丹和乌干达政府协定》和《所做承认纪要》。2000 年 9 月 17 日在加拿大温尼伯签署《关于就被绑架儿童立即采取行动的联合公报》后，两国之间以及与加拿大、埃及和利比亚政府代表多次举行会议。卡特中心继续在斡旋这些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致力于寻求以和平方法解决受影响地区的冲突。

32. 1999 年 12 月的《内罗毕协议》载有若干承诺，主要是：

- (a)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b) 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
- (c) 努力解散恐怖主义团体和解除它们的武装；
- (d) 同意不窝藏、资助或在军事和后勤上支持任何反叛团体；
- (e) 共同努力促进区域和平；
- (f) 不针对彼此进行敌对或负面的宣传；
- (g) 遣返所有战俘；

- (h) 特别努力寻找被绑架者，合作搜寻和解救这些受害者；
- (i) 协助难民返回或重新定居；
- (j) 对放弃使用武力的所有前战斗人员实行大赦或提供安置协助；
- (k) 两国最终重建外交关系。

33. 2000年11月19日在内罗毕签署的《所做承诺纪要》为两国政府履行承诺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步骤，主要是：

- (a) 苏丹政府迁移上帝抵抗军，解除其武装，解散其队伍；
- (b) 必要时促进上帝抵抗军与阿乔利民族(受影响地区的主要民族)举行会谈；
- (c) 媒体传达信息，创造有利执行协议的气氛，包括采取诸如颁布(乌干达)《大赦法》等积极行动；
- (d) 在朱巴建立接待站，由苏丹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管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移民组织给予支持，以接待逃脱上帝抵抗军的人并即时为其办理手续；
- (e) 在杰拜莱因附近建设一个营地，为上帝抵抗军解散创造便利；
- (f) 部署国际观察员，成员由埃及和利比亚政府提供，以观察乌干达是否存在任何支持苏丹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贩运、征募、训练或其他军事活动。

34. 特派团得以证实，两项内罗毕协议的执行取得了进展。进展包括：遣返苏丹战俘，2001年1月在朱巴开设了一个接待站，接待逃出或获释的被绑架者并立即为其办理手续；切断对苏丹上帝抵抗军的食物援助，并减少军事支持，限制上帝抵抗军成员进入朱巴镇(与逃脱儿童的多次访谈证实了这一点)；在乌干达——苏丹边境以北1000公里处找到一个地点，以便在被绑架者离开后最终迁移上帝抵抗军指挥官。必须指出，尽管政府似乎愿意遵守《内罗毕协定》的某些义务，但是这种遵守在朱巴内和周围也遇到军队和保安部队的反抗。还应该指出，乌干达已设立大赦委员会以及各种协助被绑架儿童康复和安置的接待站(见下文F节)。不过，特别报告员发现有着普遍的不信任气氛，双方都专门注意对方未彻底执行协议规定的情况。

35. 在特派团访问期间，报界传达了政治领导人的不同声音，产生了破坏和平进程和加剧两国敌对关系的效果。后来，苏丹和乌干达两国总统在穆塞韦尼总统 2001 年 5 月 12 日举行第二任期就职仪式时再度会面。据报，总统当时宣布两国不久将立即恢复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欢迎的进展，有助于加速向乌干达遣返上帝抵抗军逃亡者，并有可能通过谈判及时和最后解决上帝抵抗军问题。谈判解决是结束乌干达北部冲突最现实的希望。因为增加军事部署和建立“保护”营地并没有遏制对儿童的绑架。

36. 特派团获悉，曾按《所做承诺纪要》采取过步骤，为最终部署观察员队伍做准备，但因 2000 年 11 月乌干达北部发生埃博拉病毒流行而推迟。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正式宣布该流行病结束。

37. 直至今日，上帝抵抗军领导人约瑟夫·科尼似乎仍不愿意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乌干达北部的冲突。

E. “受保护”营地的条件

38. 1996 年，由于对平民人口的攻击增加，乌干达政府将约 40 万古卢和基特古姆地区的人口转移到作为“临时”安全措施而设立的“受保护”营地。估计北部地区仍有近 80% 的人口生活在这些营地里。事实上，营地中的人数变化很大，主要取决于对安全情况变化的考虑。在相对平静的时期，许多人返回自己的土地，试图耕作某些作物，在上帝抵抗军频繁进攻时，营地内人口可能超过 40 万，特别是夜晚，人们希望在有军人保护的地方过夜。

39. 特派团访问了基特古姆地区的洛孔营地和古卢地区的阿姆鲁营地。那里的条件十分恶劣，几千人挤在一小块土地上，无法从事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作方式。妇女和儿童衣衫褴褛，小孩明显营养不良。营地的居民每天领取少量口粮，仅够每天一顿。于是，人们不得不冒着危险到营地外寻找食物。卫生保健设施也满足不了流离失所人口的需求。虽然营地内有诊所，但在里面工作的医务人员很少，营地居民也没有办法支付仅有的少数几种药物的费用。疾病蔓延和发病突然，使乌干达北部“受保护”营地内婴儿死亡率在全国居于首位。腹泻、上呼吸道感染、疟疾、高烧、梅毒和痢疾是最为常见的疾病。

40. 一半以上的人口得不到安全用水，只有少数几口机井供应几千人用水，而且水泵常常出现故障。营地的妇女和女孩每天固定花上几小时取水，以供饮用、做饭和盥洗。有的人乘清晨或夜晚排队人少的时候去打水，但又有遭受绑架和性攻击的危险。

41. 营地中有小学，但人们说那里不教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学校没有合适的教材，收入微薄的教师往往缺少动力。尽管政府实行普及小学教育的政策，但有些孩子因买不起象样的衣服而无法上学。有时男孩赤身露体，女孩躲得远远的。许多孩子因父母拿不出每学期 4,000 先令(不足 3 美元)的学费而不得不辍学。

42. 由于长期处于暴力和贫困之中，乌干达北部公民社会的所有成员，无论是营地中的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都深受影响。遭绑架的危险威胁着他们各方面的生活，从到田里干活到上学，从打水拾柴到与朋友们玩耍，都担惊受怕。许多组织记录了特别是儿童所受的影响，包括从未被绑架过但每天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儿童所受到的影响。影响包括心理的和精神创伤性的，如长期做恶梦、不合群、精神难以集中、行为好斗和与周围人的关系紧张。一人被绑架，全家遭殃，父母为没有充分地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而感到内疚，许多人对前途绝望，酗酒司空见惯。传统和宗教领导人也极为担心营地内阿乔利族的传统社会解体、社区的价值观念受到破坏和传统的解决冲突办法失灵。

43. 由于缺少有效的法律和军事保护机制，妇女和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无人陪伴儿童面临着遭受人民国防军和上帝抵抗军士兵以及营地居民的性骚扰包括强奸的危险。有人告诉特派团，年轻的妇女往往与士兵或营地负责人结成性关系，以求获得食物和保证安全。艰难的生活条件还导致卖淫现象的增加。特派团收到的报告还表明，人民国防军士兵在受保护营地中对女性施加性攻击。

44. 人民国防军已采取措施，确保乌干达北部主要公路的安全，从而便于人员流动和商务。另据报道，利用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的部队加强了受影响地区的保安力量。目前的挑战是以何种方式向人民提供足够的保护，使他们免受上帝抵抗军的经常性威胁，返回自己的原住地，改善生活条件。营地居民告诉特派团，他们希望回到自己残破的村庄，重拾传统的生活方式，仍仍然担心上帝抵抗军的攻击。有些人说，如果其他营地比现有营地规模小，而且村民可以在附近土地耕作，他们愿意搬到那里居住。

45. 尚不清楚的是，如果不相应加强军事能力来保护平民，那么“受保护”营地如何能变成小营地——据说这是政府的目标。政府已采取措施，从地方人口征募地方卫队，经过培训成为补充武装部队，以增加北部的军事力量。特派团在访谈中获悉，置于人民国防军领导下的地方卫队也招募非实足年龄的儿童，据报其他准军事团体或民兵亦这样做。

46. 特派团收到的信息表明，近几个月上帝抵抗军袭击乌干达北部平民的行动方式发生了变化。抢劫似乎成为了许多军事攻击行动的主要目标，似乎这是目前上帝抵抗军(据估计约有 200 - 400 人)维持生计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绑架率仍然很高，但性质与以往不同：成人和儿童被迫把抢劫的物品搬入丛林，过后在几天内获释或设法逃跑。乌干达北部被上帝抵抗军绑架的女童人数和比例似乎也在下降。不过，据上帝抵抗军设法逃脱出来的一些成员对特派团说，上帝抵抗军仍然试图保留部分青少年，将他们训练成儿童兵。

47. 另据报告说，近几个月袭击过程中的暴力水平有所下降。这可能表明，上帝抵抗军的指挥官可能为根据《大赦法》规定与乌干达政府谈判留有余地。然而，平民、特别是儿童仍然担心上帝抵抗军的绑架、暴力和虐待。特派团听说，平民现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小股土匪的攻击。这些人的身份不详，可能是前上帝抵抗军成员或以匪帮行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不满现状的当地青年。

48. 在特派团访问的营地中，居民报告说，分派保护每个营地的人民国防军士兵人数很少，不起作用。许多士兵还缺少积极性，在遭遇上帝抵抗军攻击时反应迟缓，甚至逃跑。由于“受保护”营地内军事力量不足，士兵们往往占据营地中心位置，让居民搬到容易受到上帝抵抗军攻击的外围地带。特派团还听说，在其他营地，人民国防军士兵是驻扎在外围的。

F. 改善目前局势的国际和国内努力

苏丹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

49. 各国、国际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有关当事方，为了改变绑架儿童的情况和满足受害者的需求，协调一致作出多项努力。上文已经指出，苏丹由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负责，在朱巴设立了接待站，在喀土穆城外建立了转运站。还

值得一提的是，该委员会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下，努力工作协助获释的被绑架者返回乌干达。

乌干达大赦委员会

50. 《大赦法》为赦免儿童和将赦免范围延至成人士兵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因此，《大赦法》和依此而设立的委员会成为了寻求与上帝抵抗军谈判达成解决办法和便利被绑架儿童返回乌干达的重要举措。乌干达政府 2000 年 1 月 21 日通过《大赦法》，其中规定，凡于 1986 年后参与对政府的武装反叛者，如谴责或放弃此种反叛，并缴械投诚，将获大赦。不因战争或武装反叛期间犯下的任何罪行而对此种“投诚者”进行起诉或施加任何形式的惩罚。

51. 实行全面大赦，特别是对战争罪和妨害人类罪实行大赦，将助长有罪不罚的“文化”，不符合国际标准和实践。这方面，应该指出，上帝抵抗军的所作所为，包括谋杀、奴役、酷刑、强奸和性奴役，不仅是侵犯人权行为，可被视为战争罪。按照有关国际法律规范，上帝抵抗军的上层领导人必须对这些罪行负责。但应指出，绝大多数上帝抵抗军战斗员是或曾经是儿童兵，因此不可能因被绑架期间犯下的罪行受到起诉。还应指出，特派团所到之处，《大赦法》和和解进程却得到北部所有组织的坚决支持，据说也得到广大公众的有力支持。

52. 特别重要的是，依据《大赦法》设立了七人大赦委员会，成员由总统任命，议会批准。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监测依据《大赦法》实施的“投诚者”退役、与社会重新融合和重新安置计划；向广大公众宣传大赦法；推动受影响地区的和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对话和和解。大赦委员会正在北部受影响地区开设一系列驻地办事处。

53. 大赦委员会自设立以来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如《大赦法》的执行再三推迟，委员会内部对政府拨款的数额和时间拿不准，没有积极地与非政府组织和协调论坛取得联系。政治领导对《大赦法》的说法也不一致，加重了上帝抵抗军中的疑心和恐惧，强化了其领导人的宣传效果，破坏了促进对话的努力。

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

54. 乌干达采取了各种重要措施，尽可能防止再发生绑架，协助逃脱上帝抵抗军的儿童重新与社会融合。地方政府、组织和广大公众认真承诺，欢迎这些儿童回到他们中间，为他们开始新的生活提供必要的精神和尽可能的物质援助。在受影响地区的主要接待站，当地居民组成了各种组织，动员人们支持和协助受影响家庭和返回的儿童。十分重要的是，基特古姆促进和平联合论坛等地方协调机构，将许多有关组织聚集在一起，统一它们的声音和努力，决定劳动分工，避免重复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协助返回儿童和向他们提供心理支持的许多组织，如世界宣明会、朱巴支持儿童组织、国际营救委员会、国际服务志愿者协会和基特古姆儿童和妇女协会。应该强调，儿童案件的处理十分迅速，他们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主办的转运站的生活条件符合国际照料和保护标准。

55. 在古卢，世界宣明会和古卢支持儿童组织共同处理返回的被绑架儿童案件。世界宣明会 1995 年 3 月开设了战争受害儿童康复中心，向来自古卢其他地区的军队释放的成人以及儿童提供支持。特派团访问时获悉，该中心约接待过 5,560 人，他们得到了心理支持和寻亲协助，最后与家人团聚。有些返回者还接受了职业培训，如木工、缝纫工和瓦工。世界宣明会还在各村培训了 400 多名当地的心理顾问，以协助返回者融入社会。

56. 朱巴支持儿童组织向来自古卢地区 18 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协助。它设立于 1997 年，主要关心中心内的儿童，也关心未到过中心的其他社区儿童。儿童们接受心理支持、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及识字等非正规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利用深植于当地文化的音乐、舞蹈和其他节目来进行治疗。

57. 1999 年以前，从基特古姆绑架的儿童返回后，被成批地转运到古卢第四师师部。在人民国防军的军营中扣留三周至三个月后，再被送到古卢的世界宣明会。他们的家人很少知道其子女已经返回。生活在基特古姆的家人去古卢寻找他们的孩子过去以至现今仍然极为困难。由于国际营救委员会和基特古姆儿童和妇女协会开展了宣传工作，目前返回的儿童从基特古姆直接获得释放，无须转送到古卢。他们在几天内就离开军营。也必须指出，他们多数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军队之间的非正规个人联系，而不是依据既定程序获释的。

58. 基特古姆的计划是国际营救委员会 1998 年启动的，最初是向获释的儿童提供心理治疗，后来又扩展到所有受战争影响的儿童。最后将这项责任转移到基特古姆儿童和妇女协会，由其协助寻亲和家庭团聚，并向 18 岁以下儿童有时也向不满 22 岁的儿童提供支持。

59. 如上所述，上帝抵抗军将最近绑架的儿童主要扣留在乌干达境内，许多人在被绑架的几天或几周内得以逃脱。非政府组织向逃脱者提供心理支持时应注意这种新情况，如果受绑架儿童被上帝抵抗军扣留的时间短，他们在古卢支持儿童组织和世界宣明会古卢转运站逗留的时间也应该大大减少。

60. 这项工作任重道远，随着大赦和和解进程，返回者人数将急剧增加。对于已经返回的人，也缺少一套向获释者提供继续教育或职业培训机会的小型援助计划。特派团在访谈中注意到，返回儿童希望继续接受教育是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同时也需要更多地关心年纪大的逃离者，他们对其他人特别是妇女和幼儿的逃离常常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境况令人忧虑会不利于其他人叛逃，而叛逃是进一步瓦解反叛运动的重要因素。

61. 目前，苏丹军方协助将逃脱上帝抵抗军的儿童转移到朱巴接待站，但有未经证实的报告说，军方将逃出者送交上帝抵抗军，如果这是真的，他们将立即遭到上帝抵抗军杀害。受访者的证词表明，这些儿童被送到朱巴的接待站之前在军队中停留的时间少于过去，但也有些儿童仍被长时间扣押(最长为 24 天)。另一令人关切的问题是，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无法进入朱巴地区的军营，难以了解儿童的待遇情况。证词还表明，儿童每天为军队长时间工作。为此，亟须对苏丹军队进行与乌干达军队类似的培训。

62. 人民国防军在适应乌干达北部特殊情况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那里的主要反叛团体成员是儿童兵或曾当过儿童兵的人。特派团访问后可以证实，乌干达军队已对上帝抵抗军采取了人道和克制的做法，将所有上帝抵抗军逃离者包括战斗中俘获的人当作被绑架者对待。它还向军事行动中俘获的儿童兵提供治疗。特派团没有收到人民国防军士兵对被关押的上帝抵抗军逃离者进行身体或性虐待的指控。

63. 无论在苏丹还是在乌干达，特派团都注意到，军队关押逃脱儿童的时间大大缩短，不久即交由有关组织寻找亲人和重新安置。这一时间平均为一周。在

乌干达，由于儿童基金会大力呼吁，要求早日会见军队关押的儿童和监测他们的情况，第四师师部在古卢设立了儿童保护机构，确保了对这些儿童的适当照顾和监督。对派驻乌干达北部的军事人员进行儿童权利和人道主义培训后，该机构的工作有所改进。儿童保护机构在培训和工作中得到了丹麦挽救儿童联盟和瑞典挽救儿童联盟的支持和监督，它们在乌干达的开拓性工作为其他地方的类似行动建立了一个范例。

64. 挽救儿童联盟自 1999 年 5 月以来一直与人民国防军合作，向高级军官提供儿童权利方面的培训。培训涉及国际法的有关内容，如《儿童权利公约》和《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的规定，还包括心理问题。挽救儿童联盟报告说，已有 90 多名高级军官和 2500 名低级士兵接受过培训，之后高级军官中有 15 人担任了教官。挽救儿童联盟还报告说，它将增加与人民国防军的合作，但监测培训的长期效果有一定困难，因为许多军官在接受培训后调离乌干达北部。

65. 丹麦和瑞典挽救儿童联盟与军事人员合作编印了英语和乌干达语的《和平和战争时期保护儿童权利手册》，向接受培训的士兵分发。手册刊载了关于儿童权利的国际法律，阐述了武装部队不应征募儿童的道德和实际理由，鼓励士兵在所服务的社区起榜样作用。

捐助方的援助

66. 乌干达北部的古卢和基特古姆地区有一些正在实施的捐助方活动以及新项目，其中大多使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受益。有些捐助方(比利时、丹麦、意大利、美国国际开发署、儿童基金会)资助一个直接以支助被绑架儿童为重点的项目，有些捐助方(爱尔兰、欧洲委员会、德国、联合王国、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则支持社会经济计划，包括支持受保护村庄。一些捐助方已在支持乌干达北部的和平与和解行动。许多捐助方表示，大赦委员会一旦得到政府的全力明确的支持，它们将支持与其工作有关的活动。

67. 一些捐助方告诉特派团，乌干达北部受影响地区恢复和平后，它们将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和投资。鉴于目前形势十分不安全，许多国际援助组织只能向人口提供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应该指出，由于上帝抵抗军不断袭击造成的不安

全，过去十五年捐助方在北部地区无法从提供救济转向提供发展援助。在此期间，全国其他地区已取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而北方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仍持续严重恶化。

G. 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

68. 秘书处提请 2000 年 5 月 15 日至 26 日举行的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上注意人权委员会 2000 年 4 月 26 日第 2000/60 号决议第 5 段。根据大会第 36/151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惯例，基金只资助非政府组织直接提交的申请。向基金提交申请的程序和准则载于秘书长呈送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报告附件(A/55/178,附件二)，该文件已印发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又见 E/CN.4/2000/59 和 Add.1)。2001 年的申请必须在 2000 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2002 年的申请则必须在 200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出。申请的处理和决策程序是保密的。如 A/55/178 号文件表 4 “基金 2000 年资助的组织清单”所示，基金 2000 年向若干协助乌干达酷刑受害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组织提供了资助。

四、结论性意见

69. 以下是特派团的结论性意见。

A. 国际协议及其执行

70. 特派团敦促上帝抵抗军立即停止对乌干达北部儿童的绑架、酷刑、关押、强奸、奴役和强迫征募，立即释放所有被囚禁者，包括被迫组成婚姻关系的女童和妇女，会见调解人和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干达北部冲突的阿乔利族代表。

71. 由于上帝抵抗军活动的恐怖主义性质，必须切实禁止该组织在国际上筹集活动资金。

72. 需要将儿童保护问题非政治化，考虑到上帝抵抗军在乌干达北部侵犯儿童人权的范围和严重程度，这样做很有必要。应该集中努力，加速遣返被绑架儿童和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该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所有当事方应将这作为优先

任务。应该要求在乌干达和苏丹的联合国机构在这方面发挥尽可能积极的作用。改进该地区政府间关系的措施应该首先考虑解决儿童问题。

73. 所有有关方面，包括上帝抵抗军应该坚决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乌干达北部的冲突。

74. 应该在最高级别采取积极措施，创造一种有利于不断执行苏丹政府与乌干达政府之间协议的气氛。

75. 应该立即恢复积极执行协议，包括起草关于最终向乌干达北部派遣埃及和利比亚军事专家观察组的议定书和其他必要安排。

76. 乌干达政府和苏丹政府应该按照 2000 年 11 月《所做承诺纪要》的规定，促进和便利于上帝抵抗军与乌干达阿乔利族主要代表之间的对话。

77. 必须保持和加强切断对苏丹境内上帝抵抗军补给的努力，这也是苏丹政府大力迫使上帝抵抗军解散苏丹境内部队行动的一部分。同时，还应该积极协助被绑架儿童逃脱，便利他们进入朱巴的接待中心。

78. 苏丹和乌干达政府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通过交换代表重建全面外交关系，这样做将有力推动在许多事务、包括遣返被绑架儿童问题上的联系。

B. 大赦与和解

79. 乌干达政府亟须利用传媒大力进行宣传，毫不含糊地表明它支持对上帝抵抗军绑架的人员实行赦免和和解。

80. 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必要步骤，进一步孤立上帝抵抗军的上层领导人，对他们追交所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81. 应该尽快开设更多的大赦委员会地区办事处，配备足够人员，宣传《大赦法》。

82. 有关组织，特别是大赦委员会应该制定满足返回者眼前需求的有限措施的小型项目和建议。

83. 大赦委员会地区办事处应该与地区协调论坛和组织密切协调，以避免工作重叠，推进现有措施。

84. 应该在苏丹政府的协助下，与各国际组织合作，在苏丹南部广泛宣传和传播乌干达《大赦法》。为此，应该邀请乌干达大赦委员会在苏丹南部设立办事机构，以便利宣传运动。

C. 包括“受保护”营地在内的安全

85. 应当部署更多的纪律严明的部队，保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当地人口。部署时应该与公民社会结构如社区、宗教和传统领导人密切协商。军方在战术和做法上应该继续考虑到许多或大多数战士是被绑架的儿童，多数营地中的追随者是被绑架的妇女、其子女和其他被绑架人员。

86. 乌干达政府应该审查其战略，促进流离失所人口返回家园，以便最终拆除“受保护营地”。乌干达政府应该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进行对话，确保拆除工作有序地进行，人口的返回应是自愿的，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提出和制定流离失所人口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时应该与受影响人口充分协商，并征得他们完全同意。

87. 应该采取措施，确保乌干达或苏丹的军队、准军事组织或民兵不再招募儿童。国际和地方组织的合作对监测这一情况十分重要。

D. 对被绑架儿童和受影响人口的援助

88. 国际组织应该积极、全面地参与系统化监督军方处理或盘问上帝抵抗军逃脱者的行动，特别是在苏丹南部这样做。

89. 应该制定和执行战略，鉴别并最终遣返逃出后目前可能生活在苏丹南部的所有被绑架儿童。这一战略应该由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在国际组织的合作下实施。其中包括通过适当新闻媒体在乌干达宣传《大赦法》，并通过朱巴转运站向乌干达遣返人员。苏丹政府应该便利各国际组织进入杰贝勒地区朱巴附近的地方社区。

90. 苏丹政府应该考虑绑架后被强迫结婚的女童和妇女的特殊保护需求。应该与人道主义组织协调建立具体程序，协助那些同自己被迫与之建立“丛林婚

姻”的男子一道逃脱的妇女和女童，让她们独立决定她们及其子女的未来。应该指出，有 22 人已拒绝遣返乌干达，有 9 人是索巴营地的男子的妻子或幼儿。

91. 苏丹政府在国际组织的协助下，应该对军队和保安部队成员进行儿童权利问题的培训，以提高他们对儿童保护问题的了解，更明确地认识到他们负有照顾和保护曾遭上帝抵抗军绑架的妇女和儿童的重要责任。

92. 苏丹政府应在难民署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确定逃脱后不希望返回乌干达的成年男性的地位。

93. 国际社会应该更多地支持非政府组织协助获得自由的被绑架者重新融入社会的努力，向已经返回者提供少量支持，使他们能够继续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为此，大赦委员会应该优先提出小额、有限的国际即期资助请求，而不是根据关于返回者需求的巨额预测提出难以实现的建议。

94. 由于乌干达北部逃脱上帝抵抗军者大多是被短期绑架的儿童，所以应该努力帮助他们立即返回自己的家庭。

95. 据报有些获得自由的被绑架儿童现在流浪于内罗毕街头，儿童基金会应该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如果得以证实，应该创造条件帮助他们立即返回乌干达。

附 件

特派团会见的个人和组织

苏 丹

特派团会见了和平事务国务部长、外交部长、前外交部长但现任内罗毕协议联络小组副主席、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卡特中心、儿童基金会、国际移民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王国挽救儿童基金和联合国国家小组。特派团还会见了捐助国代表团的代表，参观了索巴营地的儿童和成人设施，与逃脱者进行交谈，他们大多是在特派团访问期间返回的。

内罗毕

儿童基金会、国际移民组织、世界宣明会和加拿大高级委员会。

乌干达

在坎帕拉，特派团会见了乌干达北部事务国务部长、总统事务部长、大赦委员会主席、乌干达人权委员会、非洲权利组织、世界宣明会、丹麦挽救儿童联邦、联合王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际开发署、捐助国代表团代表、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儿童基金会代表、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移民组织代表。在基特古姆，特派团会见了(地区)地方理事会主席、常驻地区专员、国际服务志愿者协会、爱心父母协会、国际营救委员会、基特古姆儿童和妇女协会、长老团、社区发展官员、促进和平联合论坛和各宗教领导人。特派团在基特古姆还会见了刚刚逃出的儿童，并访问了受保护的洛科姆村。在古卢，特派团会见了(地区)地方理事会主席、监护和福利官员、司法和和平委员会、宗教领导人、传统领导人委员会、常驻地区专员、古卢支持儿童组织、第四师师长(古卢)、第四师保护儿童机构、地方记者和广播职员、挪威难民事务委员会、人权中心、大赦委员会地区代表和人权委员会地区办事处。特派团还在古卢会见了刚刚逃出的儿童，访问了受保护的阿姆鲁村。在利拉，特派团会见了爱心父母协会，访问了阿博克的圣玛利学校。